

卷第二百五十 詠諧六

狄仁杰 蘇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鄧玄挺 元福慶 尚書郎 御史裡行 姚崇 黃幡綽 楊國忠 劉朝霞 姚貞操 裴諷 張文成 竇曉 杜延業 路勵行 蕭誠 德宗 劉玄佐 顧況 裴佖 趙宗儒 爇牛頭 韓皋 裴度 姚峴

狄仁杰

唐秋官侍郎狄仁杰，（按「秋」上似有脫字）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姓。（「姓」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乃成二犬。」杰曰：「狄字犬旁火也。」獻曰：「犬旁有火，乃是煮熟（明抄本「熟」作「熱」。）狗。」（出《朝野僉載》）

蘇味道

唐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謔。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與撫掌而笑。（出《本事詩》）

侍御史

唐京台監察院西行中間，號橫劈房。凡遷此房者，必先盛饌台中，而後居焉。先無窗，後人置之。神龍中，侍中楊再思兼大夫，諸相畢送視事。中書令魏元忠嘗任監察，台中故事素諳。謔指房曰：「此是橫劈房。」諸相問故，元忠具述其由。御史曰：「此房近日遷耶。」曰：「無別遷。」（「遷」原作「選」，據明抄本改。）元忠曰：「當為開窗出氣，故不遷耳。」左右歡笑殆不禁。且御史糾察郡司，綱紀庶務，實為眾官所忌。詈御史為冷峭，而突厥號御史為吐屯。則天朝，蕃使來朝者，而吐屯獨立不入班。論德張元一以諛（「諛」原作「齊」，據明抄本改）諧見稱，問蕃使曰：「此獨立者為誰？」譯者曰：「吐屯，此御史。」元一（「一」原作「忠」，據明抄本改。）曰：「人言我朝御史獨冷峭，此蕃御史亦甚冷峭。」舉朝喧笑。（出《御史臺記》）

李安期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隴西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第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為讀判曰：「向看賢（賢原作第，據明抄本改。）判，非但傷（明抄本「傷」作「損」）足，兼以內損。」其人慚而去。又選士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慚而不伏。安期曰：「君不聞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贈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謂之改注。又一吳士，前任有酒狀。安期曰：」君狀不善。「吳士曰：」知暗槍已入。「安期曰：」為君拔暗槍。「答曰：」可憐美女。「（明抄本無「女」字。）安期曰：」有精神選，還君好官。「對曰：」怪來晚。「安期笑而與官。（出《朝野僉載》）

鄧玄挺

唐鄧玄挺入寺行香，與諸生詣園，觀植蔬。見水車以木桶相連，汲於井中。乃曰：「法師等自踏此車，當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鄧應聲曰：「法師若不自踏，用如許木桶何為。」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為幪禿。又嘗與謝佑同射，先自矜敏手。及至對射，數十發皆不中垛。佑乃云：「直由箭惡，從來不曾如此。」玄挺應聲報云：「自須責射，因何尤箭。」眾人歡笑，以為辯捷。權玄福任蕭機，遣郎中員外，極晚始許出。有郎中廳前逼階棗樹下生一小棗，穿砌磚而出。皆訝焉，既就看。玄挺時任員外郎云：「此樹不畏蕭機，遂即磚輒棗出。」兵部侍郎韋慎形容極短，時人弄為侏儒。玄挺初得員外已後，郎中員外俱來看。韋慎云：「慎以庸鄙，濫任郎官。公以高才，更作綠袍員外。」鄧即報云：「綠袍員外，何（「何」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由可及侏儒郎中。」眾皆大笑。（出《啟顏錄》）

元福慶

唐元慶福，河南人，拜右台監察。與韋虛名、任正名、頗事軒昂。殿中監察朱（「朱」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評之詠曰：「韋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憐元福慶，也學坐癡床。」正名聞之，乃自改為俊且強。（出《御史臺記》）

尚書郎

尚書郎，自兩漢已後，妙選其人。唐武德真觀以來，尤重其職。吏兵部為前行，最為要劇。自後行改入，皆為美選。考功員外專掌試貢舉人，員外郎之最望者司門都門。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後行，閒簡無事。時人語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角觝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與水部令史相逢，忽然俱倒。良久起云：「冷熱相激，遂成此疾。」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獻詠之曰：「有意嫌兵部，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踉蹌，幾落省牆東。」膳部在省中最東北隅，故有此句。（出《兩京新記》）

御史裡行

唐開元中置裡行，無員數。或有御史裡行，侍御史裡行，殿中裡行，監察裡行。以未為正官。台中詠之曰：「柱下雖為史，台中未是官。何時聞必也，早晚見任端。」任端即侍御史任正名也。（出《御史臺記》）

姚崇

唐姚崇為紫微令，例給舍置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舊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之，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宜當。」諸司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遂停宰相宿。（出《大唐新語》）

黃幡綽

唐玄宗好擊球，內殿所飼者，竟猶未甚適。會與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得知之？」幡綽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也。是以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玄宗嘗登北樓，見一僧，問曰：「此僧何人？」

水，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臣知之，此是年滿令史。」上曰：「你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座，噴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以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噴嚏。」（出《松窗雜錄》及《因話錄》）

楊國忠

唐楊國忠嘗會諸親，時知吏部銓。且欲大噓以娛之，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敘，短小者通道參軍，（明抄本「通」作「諸」，按《嘉話錄》作「道州參軍」。）胡者雲湖州文學。簾下大笑。（出《嘉話錄》）

劉朝霞

唐天寶初，玄宗游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侷，雜以俳諧。文多不載，略其賦首云：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軋開，神仙之福塞；鑿輿划出，驅甲仗而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胸兮豹拿背；珠一團兮繡一團，玉縷珂兮金鈿鞍。其後述聖德云：「直獲得盤古髓，掐得女媧氏娘。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自敘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雖短，伎倆能長。夢裡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只是千年一遇扣頭，莫五角而六張。上覽而奇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改之。上聞，顧左右曰：「真窮薄人也。「遂授以（以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宮衛佐而止焉。（出《開天傳信記》）

姚貞操

唐姚貞操云：「自餘以評事入台，侯承訓繼入。此後相繼不絕，故知拔茅連茹也。」韓琬以為不然，自則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評事多入台，訖今為雅例，豈評事之望，起於貞操耶？須議戲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入京尉為人道，入畿丞為苦海道，入縣令為畜生道。入判司為餓鬼道，故評事之望。起於時君好法也，非貞操所能升降之。（出《御史臺記》）

裴諤

唐裴寬子諤復為河南尹。諤素好詼諧，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諤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著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兒，即是兒貓兒。若不是兒貓兒，即不是兒貓兒。」諤大笑，判其狀曰：「貓兒不識主，傍家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諤。」遂納其貓兒。爭者亦止焉。（出《開天傳信記》）

張文成

唐司門員外郎張文成好（好原作上，據明抄本改。）為俳諧詩賦，行於代。時太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唇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常之。」（出《御史臺記》）

竇曉

唐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既已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竇即應聲答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竇云：「樂工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竇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崖。豈不是長齋！」眾皆大笑。（出《啟顏錄》）

杜延業

唐華原令崔思誨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常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處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睹。杜將一把谷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谷谷。」旁人大笑，因輸延業。（出《啟顏錄》）

路勵行

唐路勵行初任大理丞，親識並相賀。坐定，一人云：「兄今既在要職，親皆為樂。」諺云：「一人在朝，百人緩帶。豈非好事！」答云：「非直唯遣緩帶，並須將卻襪頭！」眾皆大笑。（出《啟顏錄》）

蕭誠

唐蕭誠初拜員外，於朝列安閒自若。侍御史王旭曰：「蕭子從容省達。」韓琬應聲答曰：「蕭任司錄，早已免杖。豈止今日方省撻耶。」聞者歡笑。（出《御史臺記》）

德宗

唐馬燧之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繼也。」（出《國史補》）

劉玄佐

唐劉玄佐，滑城匡城人。嘗出師經本縣，欲申桑梓禮於令，堅辭不敢當。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將遣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貴為相，其母月織絁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栗。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始終不屈臣節。時鄉里姻歸，以地近，多投之。玄佐不欲以私擢居將校列，（「列」原作「劉」，據明抄本改。）又難置於賤卒，盡置為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眾，久之，有人（「人」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啟訴於劉者，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赤烘烘。羊羔兒作聲，盡沒益益。覽（覽上原有上字，據明抄本刪。）之而笑，各改著他職。（出《因語錄》）

顧況

唐白居易初舉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曰：「居易。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有句如此，居大不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出《摭言》）

裴佖

唐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佖為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佖曰：「若怪，即曳向下著。」眾人皆大笑。後除舍人。（出《因話錄》）

趙宗儒

唐憲宗問趙宗儒曰：「人言卿在荊州，球場草生，何也？」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球子，上為啟齒。」（出《國史補》）

燒牛頭

有士人，平生好吃燒牛頭。一日，忽夢其物故，拘至地府豐都獄。有牛首阿旁，其人了無畏懼，仍以手撫阿旁云：「只這頭子，大堪燒。」阿旁笑而放回。（出《傳載》）

韓皋

唐僕射韓皋鎮夏口，常病小瘡，令醫付膏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天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寒骨硬。」公笑曰：「韓膏實是硬。」（原缺出處，今見因話錄卷二）

裴度

唐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出《盧氏雜說》）

姚峴

唐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後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弔罷，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無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乎？峴初猶俯首頰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出《因話錄》）

[返回 >> 太平廣記 >>](#)

[上一篇](#) [下一篇](#) 本書來源：[開放文學網站](#)